

奥联电子“履历门”发酵 究竟谁在说谎

华能清洁能源研究院(以下简称“华能清能院”)2月21日午间的一则《澄清公告》,把奥联电子(300585)推向舆论的暴风眼。被央企“打假”、合作伙伴履历造假等言论围绕在奥联电子左右,该事件还引来了深交所的关注,公司方面也表态将尽快调查。对于上述事件的调查情况,北京商报记者2月22日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奥联电子,公司董秘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及胥明军都不存在造假行为,相关媒体报道并不属实”。受该消息影响,奥联电子2月22日盘中股价从大跌14%一度缩窄至不足4%。奥联电子及相关方究竟谁在说谎?这也是公司1.62万户股民心中的疑问。此外,就在2月22日午间,又一家事件相关公司下场“打脸”奥联电子。

奥联电子被“打假”事件历程一览

- 2月21日午间 华能清能院发布《澄清公告》
- 2月21日深夜 深交所向奥联电子下发关注函
- 2月22日上午 奥联电子回应,不存在造假行为
- 2月22日午间 众能光电发布《澄清公告》

日期	涨跌幅	收盘价	成交金额
2月20日	6.49%	38.23元/股	7.55亿元
2月21日	-20.01%	30.58元/股	16.8亿元
2月22日	-12.39%	26.79元/股	14.82亿元

奥联电子近3个交易日二级市场表现一览



遭“两连击”

针对公司所陷“履历门”一事,奥联电子方面2月22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及胥明军都不存在造假行为,相关方言论及媒体报道并不属实。

就在同一日,杭州众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能光电”)在官微发布针对奥联电子发布失实公告的澄清声明,声明称,奥联电子2月13日发布的公告中涉及的胥明军主要业绩内容有夸大或失实,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此外,众能光电还表示,胥明军在公司工作的时间是2021年1-12月,共计11个月,并非《关注函回复》中所述的2020年5月-2022年3月。

据了解,自2月21日午间华能清能院的一则《澄清公告》开始,奥联电子就陷入了“履历门”。华能清能院明确表示,公司与奥联电子无任何合作协议、技术交流和业务往来,其公告中胥某简历中有关华能清能院的描述严重不实。胥某未曾受邀到访华能清能院,也未参与华能清能院钙钛矿中试线的任何设备调试和工艺研究,公司与个人亦无任何业务往来。

而华能清能院所述事项源于奥联电子的一则关注函回复公告。去年12月,奥联电子披露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奥联投资与自然人胥明军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主要从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发等。由于涉足钙钛矿电池,奥联

电子股价也一飞冲天,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翻倍大牛股。

之后,深交所向奥联电子下发了关注函,在回复函中,奥联电子详细披露了此次合作的具体情况,并且介绍了合作伙伴胥明军的履历,197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其中还详细罗列了胥明军在钙钛矿行业的主要业绩,共计12项,其中有两项涉及华能清能院。

此次华能清能院“打假”一事就主要涉及奥联电子在回复函中介绍的胥明军履历言论。

华能清能院的《澄清公告》发布后重挫奥联电子股价,公司2月21日跳水跌停,2月22日盘中股价也出现大跌,不过受公司辟谣造假消息的影响,股价跌幅一度缩窄,但午后继续走低,截至当日收盘报26.79元/股,跌幅12.39%。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情况来看,相关方说法并不一致,究竟孰是孰非还要等监管层定论。

再收关注函

事件不断发酵的情况下,奥联电子“履历门”也引发了深交所关注,2月21日深夜向公司下发了关注函。奥联电子方面2月22日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不存在造假行为,正在抓紧回复深交所关注函,将在期限内尽快披露回复公告。

在关注函中,深交所也主要对华能清能院《澄清公告》中内容以及媒体报道进行了追问。

其中,在奥联电子此前关注函回复中,公

司表示,胥明军曾经“指导完成华能清能院550×650mm钙钛矿电池组件中试线工艺设备设计”“指导华能清能院550×650mm钙钛矿电池组件中试线效率验收达标,最高认证效率率达到16.8%”。而华能清能院《澄清声明》显示,胥明军“未曾受邀到访华能清能院”“不存在‘指导华能清能院550×650mm钙钛矿电池组件中试线效率验收达标,最高认证效率率达到16.8%’等相关事实”“文中‘16.8%’的认证效率数据为杜撰数据,与公司认证数据不符”。

对此,深交所要求奥联电子核实说明胥明军是否参与华能清能院钙钛矿相关设备调试和工艺研究,如是,说明其在华能清能院承担的具体工作内容、工作时间、“指导完成”华能清能院相关工艺设备设计及验收的具体体现。此外,核实说明“最高认证效率率达到16.8%”的具体含义,计算方法、来源及依据,上述表述是否客观、谨慎。

公开信息显示,胥明军从2015年6月至今担任西安天鹰防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鹰防务”)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为20.1%。有媒体报道称,天鹰防务近年来涉及多起知识产权、劳动争议诉讼,曾于2018年申请破产。

对于该事项,深交所要求奥联电子结合天鹰防务经营情况,胥明军在天鹰防务中所担任的职务、从事的具体工作以及胥明军其他对外投资等情况,进一步核实说明其履历、背景、既往工作研究成果及其钙钛矿电池研发生产相关技术来源、是否存在竞业禁止的情况。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侃股 Stock talking

奥联电子的股民 不能吃哑巴亏

董亮

奥联电子“打假门”出现戏剧性一幕,涉事方各执一词吵个不停,但最苦的却是公司股民,两个交易日血亏30%,想索赔都不知道该找谁,像极了冤大头。股民不能吃这样的哑巴亏,他们的损失必须有人来承担,所以这个假必须打得明明白白,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华能清能院的澄清公告犹如一颗炮弹,轰塌了奥联电子的钙钛矿“黑马”形象。面对质疑,奥联电子和关键人物胥明军坚持表示没有造假。随后,胥明军曾供职的杭州众能光电也发布澄清声明,表示胥明军在公告中披露的主要业绩内容有夸大或失实。谁是谁非尚无定论,“口水战”仍在继续。

市场各方都在“吃瓜”,但唯有奥联电子的股民吃的是苦瓜。他们在短短两个交易日里遭遇了持股市值暴跌30%的“黑天鹅”,真是一肚子的苦水没地儿倒。事到如今,这些股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损失会不会有人来赔偿,他们最担心的是“口水战”过后无人担责,只能自己默默地吞下苦果。

股市里投资盈亏自负是人人懂的道理,但有个前提,那就是在“三公”原则之下。就奥联电子“打假门”这事儿,明显是有人在说谎,老实巴交的股民不应该用自己的真金白银为说谎者买单。

毫不夸张地说,奥联电子中有很大大一部分股民是冲着钙钛矿的业务预期来的,胥明军又是奥联电子钙钛矿业务的关键先

生,从交易行情也能看得出来,奥联电子股价是从去年12月9日披露钙钛矿投资合作协议后开始暴涨的。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钙钛矿、没有胥明军,奥联电子就没有后来的股价暴涨。那么这其中是否有蹭热点炒股价的猫腻呢?如果不是监管层的发函追问,到现在为止,奥联电子依然可能保持着未来钙钛矿大黑马的亮丽形象,很多股民还在为奥联电子的高股价疯狂买单。

合规、真实的信息披露是注册制最基本的要求,容不得任何上市公司挑战“红线”。如果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里充斥着谎言和水分,那就是对市场各方明目张胆地欺骗,是对监管层的蔑视,是在为注册制抹黑。

全面注册制刚刚落地实施没几天,奥联电子就被曝出惊天大瓜,这也是对市场各方的一种考验。面对造假指控,奥联电子能不能做到及时、合规、真实的信息披露以回应市场各方关切;面对当事方的各执一词,监管层能不能高效地找出谁是说谎者,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对于损失惨重的股民而言,最关心的是弥补或者减少损失的方法和途径。这就要求监管层找出最终真相,对违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有了监管层的罚单,股民也就有了索赔的对象和依据,到时候股民就可以依法依规提起诉讼赔偿,让在资本市场里编故事的说谎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IPO关键期净利骤降 翔腾新材闯关新主板

2022年营收、净利双降

全面注册制改革下,主板IPO在审企业翔腾新材成为首批“平移”至沪深交易所受理的“幸运儿”。不过,根据公司最新披露的招股书,公司2022年出现了营收、净利双双下滑的情况。

招股书显示,翔腾新材主要从事新型显示领域各类薄膜器件的研发、生产、精密加工和销售。产品包括各类规格的偏光片、光学膜片和功能性胶粘材料,均是新型显示领域的关键组件。

财务数据显示,2019-2021年,翔腾新材归属净利润不断上升,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6.95亿元、8.96亿元、12.93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4763.64万元、6110.5万元、8020.73万元。

不过2022年,公司归属净利润出现了下滑,当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8.04亿元,同比下降37.83%;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6170.22万元,同比下降23.07%(2022年数据经审阅但未经审计)。

翔腾新材表示,2022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液晶显示行业景气度有所下降,下游市场需求显示一定程度的疲软,使得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和盈利情况同比有所下滑。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随着沪深主板正式“开门迎客”,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腾新材”)成为首批“平移”的16家主板IPO在审企业之一,拟闯关深市主板。作为首批主板平移企业,翔腾新材目前正面临着净利下滑的尴尬,2022年归属净利润下降逾两成。此外,翔腾新材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率较低,且始终低于同行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翔腾新材获得了曾叱咤资本市场的“涌金系”的加持,“涌金系”旗下4家公司合计持有公司逾20%股权。

翔腾新材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接听。

研发费用率不及同行

报告期内,翔腾新材研发费用率持续低于同行,是公司IPO路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以及2022年上半年,翔腾新材研发费用分别为2192.42万

元、2595.8万元、3378.81万元和1696.23万元,主要由物料消耗和职工薪酬构成;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16%、2.9%、2.61%、3.32%。

翔腾新材的研发费用率显著低于同行。招股书显示,翔腾新材将锦富技术、恒铭达、翰博高新、飞荣达、冠石科技、贝迪新材6家公司列为同行业可比公司,上述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率的平均数分别为4.21%、4.49%、4.61%、5.3%,均高于翔腾新材。

翔腾新材表示,公司研发费用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系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多,研发项目多或涉猎广,使得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费用率略高于公司。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研发费用率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公司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如果公司研发费用率持续低于同行,有可能将不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未来创新的内在动力也可能受到市场质疑。

获“涌金系”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翔腾新材获得了资本市场著名的“涌金系”的投资。

招股书显示,翔腾新材实控人为张伟,持有公司64.45%的股份,张伟同时担任翔腾新材董事长、总经理。2001年7月-2005年3月,张伟任南京瑞康资讯有限公司金融电子部工程师;2005年3月至今,任南京翔智监事;2012年12月至今,任翔腾新材董事长兼总经理。

“涌金系”在翔腾新材的股东中也十分显眼。股权关系显示,祥禾涌泉、深圳涌泉、宁波浚新、宁波涌月分别为公司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4.92%、3.35%、3.35%、1.68%。

上述4家公司实控人均均为“涌金系”目前的掌舵人、上海女首富陈金霞。不过,虽然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但翔腾新材表示,上述4家公司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据了解,“涌金系”为资本大佬魏东一手创立,不过2008年魏东意外身亡,目前“涌金系”由魏东遗孀陈金霞掌舵。近年来,“涌金系”在一级市场上斩获颇丰,投出众多已上市和排队中的IPO企业。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